

492607

电视与戏剧编辑部



辽宁

戏剧新作

PDG

目 录

代价.....	王 宝 书 (1)
凌河渡口.....	裴 福 存 (9)
三喜临门.....	胡 荣 凡 (25)
大呼哧报案.....	陈 维 山 (35)
彩虹上的金星.....	朱 国 恩 (48)
春台惊凤.....	王 功 桓 (83)
龙门龙种.....	孟 繁 琳 (141)
惊魂情结.....	余象乾 钜竹 (186)
天涯沦落人.....	晓 梦 (237)

(锦州市建国四十周年专辑)

代 价

王宝书

谨以此剧献给在“3.14”扑灭山火中立功的人，并以真挚而沉痛的心情，悼念牺牲的英雄们！

人 物

琴嫂子 二十八九岁，农妇。

成 子 琴嫂子的丈夫，运输专业户。

田中山 砖厂厂长，三十余岁。

〔幕启：琴嫂子在场上坐立不安，焦急地向远处张望着。〕

琴嫂子 （焦虑地）哎哟，这大火？……长这么大岁数我头回见着。火苗子窜有两丈多高，可山滚，还赶上个大北风天！好几千人在山上胡搂也胡搂不住……我家那个虎爷们儿，打起早就用卡车往山上送人，现在山火都扑灭了，他咋还不回来呢？他可别血劲上来当什么英雄啊？

〔田中山背着成子上，成子的脚负了重伤，衣服也被火烧得破烂不堪。〕

田中山 琴嫂子！琴嫂子，快来，成子他……

琴嫂子 (见成子这副惨状、急切地) 妈呀! 烧死了咋的?

田中山 赶紧给成子哥包包吧!

成子 你这娘们儿咋净盼我死呢?

琴嫂子 那山上也没咱一棵草, 你还豁出命来?

田中山 得了! 成子哥脚心都要扎透了, 你就别埋怨了!

琴嫂子 (看成子脚) 妈呀, 这大口子扎的象小孩嘴似的, 往后还能开车吗? (边包扎边数叨) 你呀! 活该! 你只管往山上送人不就行了吗?

成子 这漫山的大火眼瞅着不救?

田中山 琴嫂子, 是我, 让在砖厂干活的卡车一律上山救火的。

琴嫂子 田中山哪, 你这个大厂长可真坑人哪, 那山是你的? 烧不烧有你啥事? 成子烧死你偿命啊?

田中山 他不没烧死吗?

琴嫂子 (对成子) 他让你上你就上? 砖厂厂长他管不着咱个体运输户。

田中山 你问问成子, 他敢不去? 谁不去我砸了谁的车牌子, 那山虽不是我的, 可我们祖祖辈辈没离开过它, 看着它一年一年地绿了, 给咱庄稼添了多少色, 提了多少神哪, 真格的就眼睁睁地看着被大火烧个精光? 山下还有好几个屯子呢? 不救, 了得吗?

成子 兄弟, 你别听娘们磨叽, 我这条命扔到山上也值个儿。

田中山 成子哥! 得, 你吃亏就当吃在兄弟我身上了。好好养伤, 有账完了再算, 我亏得不了你。我还得到山

上看看去，怕有人撤不下来呀！

成子 兄弟！你脸上可都烧起泡了，注意点，千万别大发了！

田中山 不要紧，我这铁皮子脸不怕，我怕那十台车出事呀！

〔田中山急下。〕

琴嫂子 （心疼地埋怨着）水火不留情，我在家门口看那山上的火都害怕，你就不能离大火远点？

成子 人家三五四团的解放军上去三个营啊！他们那一线火势最猛，那战士一群一群地和大火干。你让我坐在驾驶楼里看热闹？不臊的慌吗？再说那田中山脸上不也烧出泡来了，他图个啥呀？

琴嫂子 田中山承包了砖厂，大钱都让他挣了，咱这台车的一天工钱冲谁要去？

成子 行了，行了！整个砖厂为救火都停产了，田中山也损失好几千哪！

琴嫂子 他腰粗，禁抻禁拽，咱小门小户养一台车能和他比？再说这医疗费和养伤的工钱谁给呀？吃老亏了。

成子 你得了吧？扑灭了火就值个儿，你还什么钱不钱的。

琴嫂子 你少装胖子，现在这年月就玩钱嘛，连人掉河里淹着了，钱不给到数还没人救呢！

成子 一大堆花生还不出个坏仁儿？没人味的人哪都有，咱别学连狗都不如的人。你看田中山，自个有台吉普车，咱屯中谁没使过，大事小情，红白喜事，天灾病业的谁用谁行，连乡里抓赌都用人家车，人家

朝谁要过一分钱？人哪！得讲点德性！

琴嫂子 他是党员，你能比？

成子 党员能到这份上我看就可以了！（忽想起）我这心里直不落地，不知道解放军撤下来没有，可别出大事呀，我看看去？（欲下）

琴嫂子 （拦阻）我的大爷！你还能去吗？

成子 （推开琴嫂子）给我找根棍子！

琴嫂子 我不让你去！

成子 你少管我！万一军队有烧伤的，我也好开车把他们送医院去。

〔成子拄棍下。

琴嫂子 （不满地）我告诉你，脚伤大发了，我可不侍候你。

〔田中山头缠着绷带，拎食品兜从另一侧上。

田中山 琴嫂子，还在生我的气哪？

琴嫂子 你是党员，咱是白丁，敢吗？

田中山 琴嫂子，说句丧气话吧！你别生气，比方说你家失了火，别人谁也不来救，你是啥心情？再比方你家界毗子失了火，你能袖着手看热闹？那可就要连你家一起烧了。

琴嫂子 可我家也没失过火呀？

田中山 你抬头看看，如今那山被烧得糊拉巴黢的，你不揪心哪？原来那满山是果树和松树。咱哪一家平日烧的不是这山的柴，吃的不是这山的果？这和咱自个儿家着火有啥两样？

琴嫂子 我也心疼啊！这不是救灭了吗？

田中山 要是没有解放军那三个营，这火非烧到屯子里来不

可。万幸我带上山去的一百多人没有受重伤的，我损失点就损失点吧！我田中山不能亏了别人。琴嫂子，成子哥是我让出的车，别白出，我给开资。

（掏出钱）这是一天车工钱，少点少点吧，谁让咱屯子摊上事了呢，至于医疗费和养伤的钱记个数，日后由砖厂报销。

琴嫂子 （意外地）啥？你真给呀？

田中山 当然，九台车我全给工钱。

琴嫂子 可这……救火也不是你个人的事呀！

田中山 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不祖祖辈辈啃着这山吗？用你的话说，我腰粗，禁抻禁拽，不过成子哥负了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在山上没给我丢脸，没给砖厂丢脸，砖厂上去这一百多人独挡一面，我田中山谢谢他们。（拎过食品）这是我给成子哥的一点慰问！

琴嫂子 照理说这工钱要不要都行，可这汽油得花高价买……

田中山 那就用这钱买点油吧！

〔琴嫂子把钱揣了起来。

〔成子哥拄着木棍极度悲伤地上。

琴嫂子 成子！成子！你咋的了？

田中山 成子哥！脚伤大发了？

成子 （极度痛楚地）火！火？这无情的大火呀！……九个人，年轻轻的九个人哪！

琴嫂子 成子，你说什么？

田中山 （似乎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咋的了？

成子 这场该死的火，夺去了八个解放军和一个武装助理的生命！最小的战士才十九岁，他他……还是个孩子呀！

田中山 （震惊地）真的吗？你亲眼看见了？

成子 （拿出肩牌）这是三营教导员王福祥同志留下的肩牌，你们看，它都快烧焦了可金星还在闪着。他才三十五岁！那可是个大好人哪！上山来的时候他带着病，兜里揣着诊断书，可转眼间他就去了！扔下天天盼团圆的妻子儿女，他就这么去了！去了！永远地去了！

田中山 （接过肩牌，向着远处下意识的跪了下去）……王教导员，王福祥同志！你……是我的好兄弟！你和你的战士没有吃过山上的一个果子，没有烧过山上的一根柴呀！这……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

成子 如果人死了真的有魂灵的话，我求求山神地老，不要叫他们离去，咱屯父一辈子一辈祭奠他们！

琴嫂子 （早已泣不成声）今天是3月14日，农历二月初七，嫂子我，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嫂子做点好菜，打点好酒，摆在这院里，你们可千万来呀！千万来，都来……

成子 （对琴嫂）你去把咱家的绿豆全拿出来，熬点绿豆汤，给战士们送去，他们一个个都累坏了，还有那么多被烧伤的，真揪心哪！

琴嫂子 哎！（欲下，忽又转来）田厂长，这钱……

成子 什么钱？

琴嫂子 这是田厂长给咱送来的一天车工钱！

田中山 这车是我让你出的，就算砖厂雇你的车了。

成子 什么？你雇我的车？你为谁？

田中山 这你就够吃亏的了。

成子 （对琴嫂子）你收下了？

琴嫂子 可咱确实……

成子 （逼向琴嫂子）你！你！（愤怒地打琴嫂子一记耳光，大吼）这钱就这么好花吗？

田中山 （劝解地）成子，是我让嫂子收下的。你也确实付出了劳动嘛！

成子 （感到受到侮辱）你放屁！你拿我成子不当人！八名解放军和一名武装助理付出了什么？那是生命！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这山上有他们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一百元，简直是在羞辱我！（对琴嫂子）你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娘们儿，上辈子你这没钱花憋死的？

琴嫂子 （悔愧地）我……我真混！

成子 田中山，你要拿我大成当条汉子，就把这钱怎么吐出来的，再怎么吞回去，要不！别怪我臭骂你！

琴嫂子 田厂长，大兄弟，别怪嫂子糊涂，这钱你要不拿回去，往后嫂子可没脸见人了。日后不得安宁。

田中山 （收回钱）好哥哥！好嫂子，兄弟我可没别的意思，我寻思我腰粗，不能亏了哥们儿，既然你们不收，我田中山心里也服了，权当没那么回事。

成子 这还是句人话！

田中山 成子哥，我想出钱在这山上为烈士们立一座石碑，让子孙后代记住他们！

琴嫂子 我家算一份，摊多少钱都行。

成子 我这个人就是性子急，说干就干，我这就到采石场去选料，选块好料！

田中山 咱哥俩一块去，我搀着你点。

成子 不用！〔二人相搀下。

琴嫂子 （忽然想起）成子！拿着，棍！〔琴嫂子追下。

〔幕落

——剧终



王宝书，一九四三年生，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锦州市文化局剧目室三级编剧。发表、演出的主要戏剧作品有《春江泪》，《求子风波》、《碧海恩仇》及儿童戏《本是同龄人》等。

凌 河 渡 口

裴福存

时 间 一九四八年，锦州解放前夕。
地 点 辽西某地，凌河渡口旁的张大娘家。
人 物

大 勇 解放军某部侦察员。
大 娘 凌河岸边的穷苦农妇。
丧门神 国民党特务。

〔深秋季节，峰峦起伏，凌河环绕；渡口旁张大娘家，室内一桌两凳，院内有一棵苹果树，树上果实累累。

〔远处传来隐约的枪炮声，天色已交黄昏。

〔张大娘挎筐急上，倾听远方炮声忙摘苹果。突然，幕后枪声响，一阵嘈杂声、犬吠声交杂一起。随而，锣声、哨声，一片火光，传来凄惨的哭叫声。大娘伫立沉思，一声长叹。

大 娘 咳，这是什么世道——

（唱）狼心狗肺国民党，
烧杀抢掠死发狂。

大海难息满腔怒，

只盼东方出太阳。

一旦大地春风到，

冤要伸来债要偿！

哼！这帮丧天良的，抓走了他爹，又逼走了孩子。
咱穷人可啥时候出头露日呀！（猛抬头）啊？来人啦！

〔忙收拾筐篮进屋。匪特丧门神行动诡秘地上。〕

丧门神（唱）混水摸鱼藏真象，

以假乱真来伪装。

但愿幸运从天降。

（夹白）神佛保佑，保佑抓住一个共产党、八路军，能请功受赏，嘿嘿，哈哈……我丧门神定能——

（接唱）花烛纸马烧高香！

到了，就是这儿。上司命令我，在这老太婆家埋伏下来，准备撒金钩，钓大鱼。对，我得装的象一点。（忙板正面孔，现出一派正人君子样，上前敲门）喂，里边有人吗？老乡——

大娘（内声）谁呀？

丧门神老乡，是我！

大娘（开门出）你是——

丧门神大妈大妈，我是老八。

大娘老八？

丧门神就是这个！（以手比划“八”字）

大娘（故意地也以手比划成“八”字）这个？（反复翻

八字手指)这是啥玩艺儿呀?

丧门神 不明白?就是八路、共匪。啊,不,不,我们都叫共产党、八路军。

大 娘 (自语地)共产党,八路军?

丧门神 对,对,一点不差,老妈妈——

(唱)共产党共产党,
又共地来又共房。
反正有产咱就共,
还有那老婆、媳妇、大姑娘。

大 娘 这么个共法呀?

丧门神 若不怎叫共产党呢?这回穷棒子算抖啦,缺啥拿啥随便取。谁拿就谁的啦!今几个呀,没别的,就在你家共产一宿吧。我呀,有公事。

大 娘 不走啦?

丧门神 上司的命令嘛!

大 娘 那你?

丧门神 老妈妈,我可是正经八北的正牌八路,(掀开衣襟)你看!(露出里边的红星。)

大 娘 (自语地)红星?他——

(背唱)他阴不阴阳不阳,
又是象人又象狼。

丧门神 (背唱)先落脚再撒网,
假戏真唱别发慌。

大 娘 (背唱)是真是假要防范,

丧门神 (背唱)还得靠她做虎伥。

大 娘 哎呀,我这一个窝窝憋憋的破草房,您要住,不是

太委屈了吗？

丧门神 官身不由己嘛。到啥时候说啥时候话。何况——

大娘 噢，莫非您有公事？

丧门神 不，不，我是说何况你这小屋也不错嘛！能将就，
能将就，哈哈……

大勇 （倒水）那就请喝杯水吧！

丧门神 （接杯）谢谢，谢谢！

〔丧门神手拿杯子，边喝水，眼睛边四处看，大娘在一旁冷眼观察。〕

〔大勇暗上，一身匪特打扮。〕

大勇 （唱）巧化妆入匪巢侦察动向，

中央军增兵力气焰嚣张。

城防图带身上急速回往，

冲封锁闯渡口展翅飞翔。

（观望四方）啊？不好！渡口业已封锁，敌人又加
哨增岗，看来情况有变啊——

（唱）决战前夕有情况，

分分秒秒催人忙。

凌河渡口起风浪，

肯定里边有文章。

看来只有按二号方案渡河了。

〔近门前，忽觉里边有说话声，忙止步偷听。〕

丧门神 老妈妈，不瞒你说，上司让我送情报，我想找个咱
那边的人。

大娘 找谁？

丧门神 八路哇。

大 娘 (自语地) 八路?

大 勇

大 娘 (自语) 莫非他——

大 勇 (自语) 难道是自己人?

丧门神 老妈妈, 只要你带我办成功了, 咱可都是党国的有功之臣哪!

大 勇 (自语) 党国?

大 娘 (自语) 有功之臣?

丧门神 对, 保证有赏, 升官发财。咱就要打过来啦!

大 勇 (对众) 分明是冒牌货, 我不免利用利用他……

大 娘 (对众) 是真是假, 还得看看。

〔大勇来到门前, 对内故意高声。

大 勇 老乡!

〔丧门神一惊, 大娘冷默不语。丧门神示意大娘上前。自己坐下低头吃菜, 并暗自将手枪顶上子弹。

〔大娘将虚掩的房门推开, 见大勇打扮, 冷冷地盯了一眼。

大 娘 你找谁?

大 勇 老乡, 我是过路的, 讨口水喝。

大 娘 壶里有。(背语) 又来一个黄皮子狗。

丧门神 (背语) 自己人。

〔大勇上前倒杯水, 边喝边观察, 恰与丧门神目光一对, 丧门神一惊, 随又镇静下来。

大 勇 (旁白) 装得可倒象, 我呀, 不免先吓他一下。

(对大娘) 老太太(指丧门神)他, 是干什么的?

大 娘 他……

丧门神 (忙接) 亲戚, 是亲戚, 串个门子。

大 勇 (嘲笑地) 亲戚? 哼, 你是共产党派来的探子。

神门神 哎, 你, 你——

〔丧门神正欲动手, 大勇猛地抽出手枪对准丧门神。

大 勇 不准动! (嘲弄地) 怎么? 认识这个不? 想不到你竟给老子送赏钱来了。没别的, 跟兄弟走一趟吧!

丧门神 (大笑) 兄弟, 误会, 误会。自己人, 自己人嘛!

大 勇 自己人? (轻蔑地) 哼! 装的倒象。

〔上前扯过丧门神, 一把撕开衣服, 露出带有假红星的内衣。

大 娘 啊?

大 勇 嘿嘿……这是什么? 这可是红星, 不是青天白日。请吧, 只好委屈你喽!

大 娘 (惊讶自语) 莫非他真是共产党? 不, 我怎看怎象抓走他爹的那个丧门神。这可别冒失, 得弄明白了再说。

丧门神 兄弟, 你听我说。你——

大 勇 少罗嗦, 快走!

丧门神 兄弟, 你是哪部分的?

大 勇 剿总司令部特别分队。

丧门神 哎呀, 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啦。闹了半天咱都是一个香炉碗的。

大 勇 你别耍滑头? 我是不见真佛不烧香。走!

丧门神 兄弟, 当真人不说假话, (掏出证件) 看——

大 勇 (看) 特工证?

丧门神 这回信了吧？我“丧门神”从来都是化装行动。

大娘 （旁白）啊？他果然是丧门神，你这狗东西。

大勇 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丧门神，怪我眼浊啦，你到这儿干什么？

丧门神 我呀——

（数板）上级给任务，

让我装八路。

注意往来人，

渡口打埋伏。

一旦有情况，

我这就杀出！

大勇 噢，那么说眼下你就是这凌河渡口的总指挥啦？莫非有什么动静不成？

丧门神 这——我告诉你。（丧门神与大勇耳语）兄弟，你哪？

大勇 你问我？

（唱）潮起潮落观风向，

河东河西任出航。

身份万变心不变，

专杀虎豹与豺狼！

丧门神 （装明白地）哟，闹了半天你也是干特工的呀？兄弟，咱俩是同行啊？

大勇 同行！（转题地）刚才你说的情报可靠？

丧门神 没错，等会儿，你就陪咱哥儿们抓人吧。

大勇 八路可鬼得很，你怎知道他准来？万一情报有误呢？